

责编 张华 李魏 美编 李晓萌 审读 林勇杰 排版 张春梅



瑛子：风还在吹，理想还在荡漾

青岛日报·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

在近期举行的首届“刘知侠长篇小说奖”评选中，三部作品斩获奖项，青岛作家瑛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江河有声》榜上有名。

在青岛本土女作家群体当中，瑛子的创作之路稳健绵长。从业多年来，她笔耕不辍，陆续出版《重返爱情》《非常家庭》《婚刺》《我的博士女友》等15部长篇小说，累计创作篇幅达到500余万字。《爱了散了》《宝贝战争》是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，多部著作相继改编为影视剧，走进大众视野。

凭借出众的创作水准，瑛子两度斩获百花文学奖。她的创作始终聚焦现实百态，塑造鲜活正向的人物形象，构思精巧饱满的故事情节，深入剖析人性善恶，发掘人性深处的闪光点，同时持续探索文字美学表达，在现实温情题材创作领域形成独有的风格，收获大批读者喜爱。此次获奖作品《江河有声》曾入选2022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，业界普遍评价，这是一部饱含生活暖意、深刻镌刻时代印记的优质文学作品。



青岛作家瑛子。王雷摄

文字缘于执念

与文学结缘，瑛子没有跌宕起伏的开端，一切如同命中注定的相逢。年少时期的她性格安静独处，不喜热闹扎堆，平日里最爱捧读书籍，在文字世界里思索遐想，也早早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。彼时的她尚且懵懂，并不懂得专业创作的要义，却真切体会到文字独特的魅力。那些难以诉说的心事、生活里细碎的美好、心底萌生的小小期许，都能够借助文字——抒发安放。

年少的文学热爱纯粹而赤诚，支撑着瑛子主动提笔书写。求学阶段，她习惯记录日常琐事与内心感悟，平日里积攒的零花钱，大多用来购置笔记本。身边人的悲欢际遇、耳闻目睹的奇闻趣事，都会被她悄悄记录下来。最初的写作无关发表与获奖，只是单纯享受文字流淌带来的愉悦。日记本被她藏在枕头下、抽屉深处，成为专属于自己的精神秘境，承载着少年时期所有喜怒哀乐。

踏入文坛多年，不少创作者容易被名利奖项束缚思维，渐渐偏离本心，瑛子却始终坚守纯粹的创作态度。在她看来，创作的纯粹，是落笔之时摒弃功利之心。倘若被名利收益裹挟，创作者内心会变得浮躁狭隘，眼中只剩下流量与利益，再也无法体察人间冷暖。文字真诚与否一目了然，敷衍拼凑的文字难以打动人心，倾尽真心创作的故事，才能牵动读者情绪。

二十余年职业写作生涯里，瑛子的写作技巧愈发纯熟，创作视野不断拓宽，可对文字的赤诚与敬畏之心从未改变。写作对于她而言，既是赖

以谋生的职业、相伴一生的爱好，更是一场静心的修行。她始终告诫自己摒弃杂念，循着内心方向稳步前行。

创作的道路从来布满坎坷，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作家也时常遭遇创作瓶颈。思绪卡顿、创作不满、自我怀疑，都是写作途中的常态。瑛子也曾多次陷入创作困境，耗费半月心血写下数万字文稿，审视过后依旧达不到内心标准，只能暂且搁置；有时因生活琐事中断创作，再度提笔时文风气韵难以衔接，当需要将稿件全部推翻重写，漫长的打磨过程充满煎熬。

纵使屡屡碰壁，瑛子从未萌生放弃的想法。她对文学有着一份执念，困境之中可以反复修炼，也可以静寂沉淀，始终坚守创作初心。遇到创作瓶颈时，她不会闭门苦思强行落笔，而是走出书房融入生活，与亲友闲谈相聚，观察市井日常，静观四季风物，在真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。心境平复、思路通畅后再度提笔创作，熬过重重磨砺，当一部作品圆满收尾，心中涌起的成就感与幸福感无可替代。

书写重在现实

深耕创作多年，瑛子始终秉持着笃定如初的创作理念，真正能够深入人心的佳作必然扎根现实生活。脱离现实的文字空洞苍白，如同失去生机的假花，无法赋予故事长久的生命力。在北京与相交二十余年的老友相聚时，友人称赞她坚守本心潜心创作，做脚踏实地的实力派作家，这份认可，也是外界对其现实题材作品的高度肯定。

刘知侠的经典作品跨越岁月依旧流传，根源

就在于扎根时代、心系人民、立足现实，字里行间彰显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，这也成为瑛子始终追随的创作标杆。创作《江河有声》，瑛子怀揣着深刻的社会思考，希望以故事唤醒大众的环保意识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辅相成，山川河湖、自然草木是人类生存的根本，世人应当心怀敬畏善待自然万物。唯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山河生态安谧无恙，人间生活才能长久安宁。

小说聚焦普通百姓与时代浪潮下的企业家群体，刻画普通人坚守生活的执着模样，描绘经营者面对抉择时的迷茫挣扎，每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。世间悲欢离合绵延不绝，恰似江河奔流生生不息，岁月走过皆留声响，每一位热爱生活、顽强前行的普通人，都值得被文字记录留存。

相较于过往作品，《江河有声》实现了题材与创作风格的双重突破。此前，瑛子多深耕家庭伦理、都市情感题材，这部作品是她首次尝试主题现实主义创作。历经十余遍反复修改打磨，整部作品创作态度沉稳恳切。以往创作中，她更加注重情节节奏把控，而创作这部小说时，她褪去华丽的写作技巧，全身心雕琢人物形象，深挖人物内心世界，探寻复杂人性内核，用质朴真挚的文字讲述贴合时代、贴近民生的故事。瑛子深知创作没有捷径，每一部优质作品，都是耗费时间与心血精心雕琢而成。

结合自身创作经验，瑛子将现实主义作家必备的素养总结为诚意、敬畏、接地气三大核心品质。诚意是创作的根基，对待文字、生活与笔下人物怀揣真心，文字便能传递温度，打动读者内心；敬畏之心指引创作者谦逊前行，敬畏文字、生活与平凡生命，放下浮躁功利，坚守创作底线；接地气是作品永葆活力的关键，创作紧盯市井烟火，心怀世间众生，才能写出兼具温度与力量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。在创作之中，瑛子始终坚守本心，不迎合市场潮流，专注书写内心认可、富有价值的故事。

未来更需热爱

在首届“刘知侠长篇小说奖”获奖，对于瑛子有着特殊且深远的意义。得知获奖消息，她心中满是荣幸与感恩，同时肩负起沉甸甸的文学责任。刘知侠是国内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军前辈，经典作品影响数代读者与创作者，该文学奖项，既是对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度认可，也象征着坚守文学初心的崇高荣誉。

在瑛子心中，这份奖项只是前行路上休整蓄力的驿站。获奖带来的喜悦之外，她更加看重荣誉背后的专业认可，这份肯定也让她更加坚定自己选择的文学道路。前辈作家倾尽一生笔墨书写家国民生，留下丰厚宝贵的精神财富，身为后辈创作者，应当传承文学精神，坚守创作初心，精进写作能力，以优良作品回馈这份荣誉。

荣誉加持并未让瑛子心态浮躁，反而让她愈发清醒自律。她以更高的标准约束自我，立志打磨更多优质佳作。往后的创作生涯里，她将继续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阵地，把生活感悟、时代变迁融入笔墨文字，潜心深耕创作领域，始终保持谦逊沉稳的心态，认真对待每一次落笔，绝不敷衍潦草。

在瑛子的认知里，文学传承的核心不在于名利奖项，而是延续纯粹的创作初心、赤诚的生活态度、坚定的现实立场与虔诚的文学敬畏。

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@悦赏分享

看音乐剧，寻找李二狗



分享理由：以铿锵战歌致敬血火传奇，6月18至19日，首部抗美援朝题材音乐剧《寻找李二狗》将在青岛大剧院上演。该剧从“假如我经历了那场战争”的视角切入，以穿越手法讲述当代青年踏上抗美援朝战场的故事。

该剧自去年首演以来受到广泛赞誉，先后荣获“第18届文华剧目奖”等重要奖项。此次“李二狗”登上青岛舞台，将为观众带来兼具历史感与当代审美的舞台体验。该剧剧情围绕当代青年“常卫国”展开。他带着一本残缺的回忆录穿越回1950年的朝鲜战场，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与年轻的祖父并肩作战。在追寻神秘战友“李二狗”的过程中，他亲历云山战役、临江江伏击、187高地生死阻击等大战。战火历练与战友情谊交织，塑造出立体的英雄群像。

在演出中，音乐融合摇滚、民谣与电子音乐，主打歌《家书》《长眠》等受到观众喜爱。该剧舞台设计采用环形投影与机械装置无缝切换，视听效果极其出彩。今年，青岛大剧院引入多部精品音乐剧，《寻找李二狗》将为年轻观众诠释“青春无悔”的精神内核。米荆玉

东方美学的独特表白



分享理由：从温润雅致的陶瓷器物、气韵悠远的书画作品，到古朴精巧的香器茶具，一件件手工雅器褪去浮华，藏韵于形，将宋代文人焚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的风雅生活具象呈现。一器一物承载东方文脉，一言一行传递和美初心，让沉静千年的东方美学走出古籍画卷，在多元艺术交融的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，实现传统匠心与国际审美的双向共鸣。

近日，2026“手作天成”宋式雅集国际艺术展在青岛庆隆和香空间开幕。本次展览以“手作天成·东方共美”为核心，整合高端文化论坛、非遗技艺展演、茶道香养体验、陶瓷鉴赏、书画创作等多元业态，构建起“以茶会友、以器载道、以画为魂、以艺载德”的国际化文化交流矩阵。海内外知名艺术家、非遗传承人、文化学者齐聚青岛，共同演绎一场跨越国界、溯源千年的东方美学盛宴，持续深化青岛对外人文交流合作。

其中，韩国民画中心精品力作首次大规模登陆青岛，成为本次展览核心亮点。韩国民画兼具宫廷艺术的端庄雅致与民间艺术的鲜活灵动，以通透明艳的色彩、饱满灵动的构图、吉祥质朴的寓意为特色，是韩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。本次展出作品涵盖花鸟山水、民俗百态、人文风物等多元题材，全方位展现韩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韵味与当代创新活力。展期持续至6月28日，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。崔燕 文/图

纺织谷，复古与潮流碰撞



分享理由：初夏时节走进纺织谷，老工业遗存与新潮业态碰撞出别样活力。爬满绿植的老厂房、复古的百货店招牌，自带浓厚的历史氛围感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。在纺织谷的工业遗存中，见证了青岛纺织工业变迁的老水塔让人过目不忘。初夏层叠的绿意将硬朗的塔身装点得生机盎然，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鲜活在此交融，也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热门取景地。

园区内不仅有博物馆、美术馆，还聚集了文创店、手作铺、潮玩馆，从特色文创、复古服饰到原创手作，能满足不同游客的打卡与购物需求。逛累了，点一杯特调饮品，感受老厂房里的慢时光。待到夜幕降临，还可以解锁青岛夜生活的玩法。如今的纺织谷，已经成为集观光打卡、购物休闲、夜间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，无论是本地市民休闲放松，还是外地游客感受青岛特色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马晓婷 文/图

新大众文艺 我们艺术起来

秋也：在泥土里慢慢开花

青岛日报·观海新闻记者 刘硕

莱西市河头村，一处寻常农家院落。院门口，亚麻花开得正盛，淡蓝色花瓣薄如蝉翼；安徒生童话里的矢车菊在风中轻舞；桔梗尚未绽放，百合已擎起花苞；樱桃树刚送走最后一茬熟果，杏子正由青转黄。这是作家秋也的院子。

60年的人生里，她在这片土地上出生、长大、离开、又回来。她外出打过工，独自拉扯大两个女儿，搁笔十几年，又在女儿教会她使用电脑后重新出发。生活把她摁进泥土里，她就在泥土里扎下了根，开出了花。

如今，秋也的作品刊发于《青年文学》《诗刊》《山东文学》《黄河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等刊物，被《散文选刊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多种选本转载，散文《父亲的田园》还曾入选海南省中考语文试卷。但比这些更动人的，是她这个人本身——一个没读过大学的农村女性，一个在锅碗瓢盆和学费账单之间挤出时间写作的单亲母亲，一个把苦难咽下去、把文字吐出来的人。

报纸糊的墙

秋也的文学起点，不是书房，不是课堂，而是炕头的泥墙。

小时候，家里用旧报纸糊墙。母亲不识字，报纸贴得正倒不一。秋也却像发现了宝藏——她趴在炕上，仰着头，侧着身，变换各种角度去读那些倒着的、斜着的文字。“看着结尾，你就得想象；看着开头，你也得想象。”她说，“想象力就是这么练出来的。”

父母都不识字。但上过扫盲班的母亲语言鲜活，总能说出一套一套的歇后语。“我可能是遗传了她。”秋也笑说。

小学三年级，她写了一首打油诗。老师很惊讶，问是不是她自己写的，还让她在全校大会上朗读。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文字的力量。初中时，老师让学生集资买书，她分到一本不厚的《河边的乐园》。书后来散佚了，但那颗被文字点亮的种子“种”下了。

高中毕业，高考落榜，母亲也没钱供她复读。“那时候，我成天想我父亲，上着课就走神儿。”父亲早逝，这是她心里最深的伤口。她开始写日记，写纪念父亲的文字，写在纸上，再到坟头烧掉。“文字是我唯一的情绪出口。”她说。

大学梦断了，她直接报了文学函授班，学了三年。



“农田、果园等周边的生活环境，都是秋也写作的‘养料’。王雷摄

年。1989年，在《山东文学》发表了处女作——小说《穿过白色山谷》。那时，她20岁出头，以为自己就要走上文学之路了。

生活的重量

但命运没有给她一条笔直的路。结婚、生子、丧偶。两个女儿相差不到两岁，没人帮忙照看。她成了一名单亲母亲，从此被生活裹挟着往前奔。“搁笔17年。”她说这句话时，语气平静，像在说一件早已翻篇的事。

那些年，她打零工、做家政、在辅导班教作文。最艰难的时候，她同时干三份工，一个月挣五块钱，刚够两个孩子在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。那时的她忙于生计，几乎和文坛彻底失去了联系。唯一没丢的是心里的那团火。

“那时候胸口是闷的，下班回来饭也不吃，就跑到炕上睡一觉。缓过来了，再去上班。”文学没给她带来收入，但让她在至暗时刻还能看到光。

转机出现在孩子上初中后。学校布置的作业需要在电脑上完成，她咬咬牙终于买了一台电脑。女儿手把手地教她打字、上网、用电子邮件。

她试着重新和编辑们建立联系。2017年，《散文百家》发表了她搁笔后的第一篇作品《与花儿为敌》，如同那棵被放置在阴影里的小树，终于又遇到了阳光。

你要是问她是否觉得被命运捉弄？“这就是生活。”她笑着说，“生活把我摁到泥土里，我才能吸收泥土的营养。你不到社会底层去打滚，你怎么了解人性？”

土地的滋养

秋也的院子是她写作的源头。樱桃树、杏树、无花果、石榴、桔梗、百合、亚麻、矢车菊……她把每一株植物的来处、习性、命运都记在心里。

“植物在花盆里长得不好，一到地里就蓬勃。”她说，“人不一也一样吗？”

她写樱桃，不是写它多甜，而是写樱桃成熟的初夏，写树下三代人的重聚与离别。她写梧桐，不是写它多高大，而是写它从打家具的良木到被砍伐的变迁，写到焦裕禄在兰考种的泡桐、蔡蓝的焦尼琴、古琴制造业的兴衰。她写蝉，从童年捉蝉的乐趣，写到蝉灾、生态失衡，写到“放生一只蝉，它停在豆角架上不走，在杏树上唱歌，像唱给我听”。这些物象是她的生活，也是她的哲学。

女儿劝她把老屋卖了，去住楼房。“好多人这么劝我，我不干。”她说，这个院子里有她种的花，栽的树，养的土。炕上堆着书，书架上摆着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样刊。“我就喜欢捣鼓花、捣鼓土。”她说，“接地气很重要。”

除了写村内的物事，秋也近年有一个系统的写作计划——考察莱西的河流。七星河已经考察完，文章也发了。诸河也考察了，文章还在整理。下一步是大沽河，从胶州马头村的人海口出发，沿着河滨大道，一路溯流而上。“写作是从自己的家出发，远远地走出去，品味透彻乡愁之后，又一点点回归的过程。”她说。她回来了，不再远去，带着那些被生活反复捶打后依然挺立的文字，在这个院子里，继续写樱桃、写梧桐、写蝉、写母亲、写河流，写那些和她一样在泥土里打滚的小人物。

文学没能让她发财，甚至没让她过上多宽裕的日子，但文学让她活得清醒而丰盈。

院子里，亚麻花还在风里摇，杏快熟了，樱桃树正积蓄下一年的果实。她的文学，也还在泥土里，慢慢开花。